



历史上，玄奘西行求法明显带有“偷渡”的性质。他“冒越宪章，私往天竺”，到河西一带时，就被当地官员拦下，并迫令东归。但玄奘坚定不移，之后昼伏夜行，绕过了戒备森严的玉门关和五座烽火台，又在沙漠中陷入断粮绝水的危机，历经九死一生，才到达西域。唐代西域佛教盛行，敦煌文书中就有玄奘所作的《题西天舍眼塔》、《题尼莲河七言》、《题半偈舍身山》等描绘唐初西域佛迹的诗歌。唐朝人真是把写诗的天赋点满了，玄奘在艰难的旅程中也不忘赋诗打卡。



西安玄奘法师铜像 图源/摄图网

## 高昌国国君麴[q ]文泰

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得知高僧玄奘到来，激动不已，命人将他专程护送到了高昌城（在今新疆吐鲁番），还盛情邀请玄奘留在高昌。玄奘当然不同意，执意西行。人如果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分别。麴文泰留不住玄奘，只好请他多住一个月讲经弘法，并和他结为兄弟。据史料记载，玄奘即将动身离开时，麴文泰依依不舍，剃度了几个小沙弥做他的侍从，还送玄奘黄金、绢、马匹等作为旅行经费，并给沿途的西域各国写了介绍信。这个剧情看着是不是有些眼熟？是的，《西游记》将这个�故事的主角换成了玄奘与唐太宗。高昌王对玄奘这么仗义，后来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，玄奘讲述西行之旅却是以离开高昌作为起点。这是因为，玄奘回到大唐时，高昌已经灭亡了，当年给他留下美好回忆的高昌国都，成了大唐西州的高昌县。还有资料记载：据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第一》记载：唐贞观元年，唐朝高僧玄奘为求取“普度众生”的大乘佛教真经，只身一人历尽艰辛，跋涉万里，从长安前往佛教发源地。当吐鲁番最高统治者高昌国王麴文泰听说玄奘即将到达伊吾(今哈密)时，立即派人前往迎接。玄奘本意向北取道可汗浮屠(今吉木萨尔县的北庭故城)，无奈高昌国王的盛情难辞，于是折向南行。当年玄奘到达高昌城后，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热情款待。麴文泰将玄奘奉为上宾，安置在“重阁宝帐”中，对他充满敬仰之情。作为信仰佛教的国王麴文泰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挽留玄奘。玄奘明确表达了自己不会改变西行求法意志的态度，并决定采用绝食的方法以示心明。最终玄奘与麴文泰一起到佛祖面前去礼佛，结拜成为兄弟，再次确认“任师求法”。麴文泰提出：唯一的愿望，就是你取经回来之后，请务必再取道高昌，到时候在高昌停留3年，接受我的供养。玄奘不仅允诺，而且在麴文泰为他准备行装的这一个月期间，接受他的邀请，在高昌讲解佛教典籍《仁王般若经》。玄奘每次开讲之前，麴文泰都亲自手执香炉，在前导引。玄奘讲经需要升座，所谓“升座”就是要到一个高座上去跏趺(盘腿坐着)。麴文泰就会跪下，让玄奘踩着他上座。麴文泰不仅专门为玄奘剃度了四个沙弥来伺候和照顾他。还为玄奘准备了大量的物品，并派出一个名叫欢信的殿中侍御史，护送玄奘到叶护可汗衙。准备了二十四封书信，给玄奘西行路途中要经过的二十四个国家的国王，请求各国国王给予玄奘西行求法提供必要的协助，使玄奘顺利地通过了西域各国。玄奘离开高昌时，两人抱头痛哭，“伤离之声振动郊邑”，异常感人。据史籍记载和专家考证，玄奘在印度取经归来到达于阗时，本意向北赴高昌国，履行他对高昌王麴文泰的承诺。然而听闻高昌国已灭，麴文泰去世后，带着忧伤向东返回长安，书写了他的取经历程，即《大唐西域记》